

1/10

視野



视 野

玉环文史资料

(第七辑)

玉环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二年六月

統一祖國
振興中華

商景才題



前 言

——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式——

——摘自中共中央政治局1992年

3月9日~10日会议公报——

基于这一指示精神，我们特约了五位乡友写了国外访问见闻，并汇编成专辑，定名《视野》

这五篇文章（以出国先后为序）是：叶文玲的《愿太阳神照耀你》；叶本法的《赴美考察访问纪要》；叶尚青的《汉城见闻》；董楚平的《访日杂忆》；尤俊意的《明日黄花话访苏》他们以身临其境，亲耳目睹的事实，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反映了各个国家的方方面面，态度实事求是，文章有褒有贬，各有千秋，各具特色，不仅内容丰富翔实，而且文笔流畅，内容生动，集知识性、趣味性、史料性于一炉。叶文玲的文章，以散文抒情见长，文章如诗似画，读来予人以美的享受，能奋人精神；叶本法是纯学术角度去考察，它吸取了不少先进医学科学技术经验；叶尚青写了一个与我国尚未建交而又陌生的南韩风情，增长了我们的见识，也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腐朽丑恶现象；董楚平是应邀赴日讲学的，主要介绍我国古文化的渊源和流传，也把我县出土的文物介绍给日本学者，弘扬我国民族文化；尤俊意是在“8·19”事件前一月去苏联的，

故有“明日黄花”之感。他在苏联时间不长，但访问深入，笔触所及，涉猎到各个方面，对解体前的苏联，在某些层面有一个比较客观的描述，文章虽长，读来入味，並不感赘。

我们出版这期《专辑》，目的在于通过介绍一些国外见闻，开阅读者的眼界，学习外国一些好的进步的东西为我所用，但由于汇编这样内容的专辑，尚属首次，其中不足或谬误之处在所难免，诚望广大识者不吝批评指正，並盼我县其他出国人员，继续提供这方面的稿件。但愿这个《专辑》在服务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有所裨益，有所贡献。

编 者

1992年6月

玉环县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

编 审：陈贻炘

总 编 辑：胡万梁

副总编辑：戴汉节

王志统

责任编辑：余必煜

朱仁巴

目 录

愿太阳神照耀你·····	叶文玲 (1)
赴美考察访问纪要·····	叶本法 (16)
汉城见闻·····	叶尚青 (22)
访日杂忆·····	董楚平 (31)
明日黄花话访苏	
——访苏追忆·····	尤俊意 (40)



愿太阳神照耀您

叶文玲

夏日刚过，秋天来临，当辉煌的太阳在我桌上跳着耀眼的光束时，我不禁又一次想起三月前遨游过的联邦德国，也想起了同行友人的一句极精采的话：

“那个地方，什么都不缺，就是缺少太阳！”

一点不错，在波恩，我们曾听到德国友人不止一次抱怨：“这几天太不巧了，老下雨！”

在汉堡，我们又听得对方这样欢呼：“太巧了，你们一来天就晴，真是感谢上帝！”

慕尼黑的英国公园，据说是以大片草坪进行裸浴的好所在，只要天一放晴，千千万万的男女老少就乐此不疲。可惜，我们去时正碰上阴天，小雨连绵不止，自然也就没有得见这个有趣而壮观的景象。但我依然记得，有一天路过一个叫勃兰肯姆的小镇吃冰激淋时，只见许多顾客不肯坐在室内而宁愿坐在屋外，为的是充分享受那一缕暖洋洋的阳光。

喜爱太阳的民族是健康有活力的，那么，在这篇小文的开头，我想首先送上我的祝福：

愿太阳神照耀您，联邦德国！

锦绣江山凭剪裁

这几年，就象中国的各大城市到处可遇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一样，莱茵河畔也遍布中国人的足迹。不论公出或私访，不论留居或匆匆来去，大家无不交口称赞：联邦德国是极美丽的国土！

她的确美丽：飞机在法兰克福机场一降落，我就感受到了她的美丽：高朗的蓝天下，铺天盖地的绿被簇拥在风景如画的大地。

在25天的出游中，我们日日奔波，从这一地到那一地，从城市到乡村，极目四野，无处不见郁郁苍苍的森林，无处没有绿茵如毡的草地，哥特式楼房尖耸在各式各样的房子中，五颜六色，非常别致。

由于建筑的精美，由于良好的保养，绝大多数房子都象刚建好似的十分新颖，所有的窗口都悬着雪白的窗纱，或半垂，或斜系，流苏款款；窗子里外都是花草的世界，或鲜花，或吊兰，非常悦目，在常春藤和鲜花交织的房墙上，光这些窗口就是一幅幅优美的图画。

联邦德国的人民，天性整洁爱美，不管房屋大小，不管从事何种职业，他们都讲究卫生，布置美观，我们曾在各种旅馆和普通人家住过，普通人家也和旅馆一样敞亮整洁、纤尘不染，不用说，在一个整洁美观的环境中居住生活，是何等舒适。

就环境来说，他们的城市和乡村简直没有区别，城市美丽得象花园，而乡村更是如诗如画的田园，而从居住的宽敞和空气的清新而言，乡村更胜城市一筹。怪不得他们的有钱人往往

在乡村买小别墅，乡下没有房子的，星期六星期天也总要开车带着活动小屋到乡村去度周末，充分享受大自然的乐趣。

在联邦德国，我曾不止一次感到惊异，如果说造物主赋予人们同样的大自然，但这片大自然在他们手里，被建设得那样精妙，虽然我们只是浏览了她的大致，但就我所见，没有一寸土地有令人惋叹的荒凉凋敝，没有一处令人不快的裸露和零乱，就象一块被精心裁剪又精心绣制的江山，她千里沃野尽妖娆，处处花团锦簇。

在联邦德国，我也曾不止一次将她与我的故乡浙江比较，她的面积和人口恰恰都是浙江的两倍。虽然两处地理位置大不相同，气候的温和湿润又十分相似，同样的山青水秀，同样的物华人丰，但从建设上看，浙江是一块刚刚开雕的璞玉，而联邦德国早已琢磨成器。

浙江最美数杭州，杭州最美属西湖，因此，人若问我联邦德国如何，我便常有一说：联邦德国就象杭州西湖。

“黑绸带”之歌

象在黑绸带上滑行，象在鲜花丛里飘忽，联邦德国的高速公路，象一位美妙的天使，给每一位旅游者，都插上了神奇的羽翼。

联邦德国的高速公路太棒了！那一条条笔直笔直的路，象银亮的蛛网、黑色的血管，密布联邦德国全境，无怪发言人要公布这个在世界也值得骄傲的数字：全国公路总长达475000公里，其中高速公路长达7500公里。真正是如蛛网交织，随处都可以以车代步啊！

说它是黑色的血管也不假，众所周知，联邦德国有最先进的空中交通，还有非常便利的铁路交通和海上交通，尽管如此，公路仍然是不可被取代的交通要道。联邦德国经济的起飞，公路和高速公路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你看，每日里，那条条笔直宽阔的道路，流车如龙，无论是载重大卡车，大小面包车，还是小轿车，都各各有道，真是畅通如血管啊！

当我们行进在通往波恩、汉堡、斯图加特、慕尼黑等处的路上，看着那因时速而异的六股、八股道高速公路，如绵绵无尽的黑绸带飘向远方时，我真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壮丽的图画！

我本来有点晕车，又怕闻汽油味，但在联邦德国的高速公路上乘车奔驰，却相当惬意。光滑平整的路面，良好的交通秩序，稳定的时速和司机高超的驾驶技术，使你人在车内不但不会感觉不适，更有飘飘欲飞的感觉。

“这汽车轮子只要稍一离地，真能飞起来！”同行人中，不止一位发出了这种感叹。

一点不假，在联邦德国旅行，我真正体会了“飞驰”一词的意味。25天的流连，我们东西南北浏览了大大小小20来个城市，常常在一天之内纵横来去好几处相距几百公里的地点，若不是这样好的道路和极好的汽车，哪能这般称心如意？

真的，在联邦德国旅游，你绝不会有倦怠的感觉；因为，当你在一条条“黑绸带”上身轻如燕地飞驰时，或者蓝天朗朗，或者细雨飘飘，而四周和前方永远是那样明丽，车窗两旁飞闪过的更是一幅幅令人心旷神怡的图画：要么是绿树丛中高耸着一座座七彩玲珑的尖顶楼，要么是一大片麦田中镶嵌着一方方金丝绒黄的油菜地……清风阵阵、芳草飘香、高低盘回、目标甚宽，在这样的境地中旅行，你只觉得将会驰往美的极

地，于是，你心情越发舒畅，喉咙痒痒光想唱歌。

呵，难怪，难怪我们一行人，一路奔驰一路歌，在莱茵河畔的这片国土上，撒下那么多的歌声和笑声。

语如细弦声切切

忘了是哪本小书的作者这样评说外国人：美国人热情、法国人浪漫、英国人古板、德国人冷峻。

于是，我就有了这种印象：严肃冷峻是日耳曼民族的共性；于是在我脑海中德国人便是这样的形象：五官棱角分明，身材瘦削笔挺，目光冷锐，不苟言笑。

事实并非如此。

在法兰克福，在波恩、汉堡，在西柏林、斯图加特，在慕尼黑，我们见到了多少德国人啊！

无论是在安静如睡的波恩公园，还是在西柏林的明媚阳光下，到处可以看见德国人热情洋溢的笑脸，而且并非都是瘦高条；不管是在歌剧院还是摇滚乐演出场，无处不能发现德国人拼命享受生活的欢乐而且还非常浪漫；于是，我渐渐发现了德国人的另一种形象：他们并不冷峻古板，相反，他们热烈得很，活泼得很，健谈得很，有最准确的生活节奏，也有很放纵自己的时刻。

更值得称道的是他们有共同的品性——不管是知识阶层还是普通工人，文明的教养人皆具备；且不说乱扔垃圾、随地吐痰等恶习绝对没有，越是在公共场所，越能体现他们的教养。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说话的声调，总是那样轻轻的、低低的，真是语如细弦声切切。无论是飞机场、火车站、电车上，

还是市场中、商店里，都没有人高声喧哗，即便是最容易引动感情的或人数众多或两人对饮的饭店酒馆，也总是私语喁喁，声音放得最小最低，绝不影响他人。

许多次，我们在饭店吃饭或在高速公路旁快餐馆用餐时，总觉得静悄悄的，推门进去，才见里边顾客并不少，满当当的座无虚席，但就是不闻噪音。店主和侍者笑脸相迎，殷勤的询问有如亲切的耳语，顾客按需点菜，文明用餐，绝对没有大呼小叫或杯盘狼藉的现象。难怪我们留连的这许多天中，在所有去过的公共场合，连些些龃龉都未曾见过，更不要说有争吵相骂的情形。

我想起了一个又一个接待我们的德国朋友，他们在与我们相处交谈时，十分活跃乃至滔滔不绝，可是，即令在会上发言，他们也总是温文尔雅，软语款款。即便要开怀大笑，也不是肆无忌惮发高声，而多以飞扬的神采，眉跳眼动的表情，传递心中的愉悦。

至于饭馆商店的服务态度，那更是没话说的，彬彬有礼，亲切待客是他们毋庸置疑的信条。我记得我们的副团长从维熙先生曾花大价钱买了个照相机镜头盖，当时并非迫切需要，价格与国内相比，也绝对划不来，但还是买了。为什么？从先生说得好：就为了售货员那百拿不厌的耐心，就为了对方那亲切动人的微笑……

文明的举止，软款的谈吐，看似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却充分反映了一个民族的精神素质和文化教养。回国后好一阵，我曾对周围高分贝的噪音，人们说话时的高腔尖嗓分外敏感，不用说，对粗暴的服务态度和种种不应该有的争吵更加惊恼不已。反过来一想，竟十分讶然：我是不是吃了几天洋面

包，就瞧不起自己人了？

当然不是如此。但我多么盼望我们的同胞都具有良好的教养，无人不是“语如细弦声切切”啊！

迥然有异的风采

联邦德国丰富多采的文化早使我们仰慕，主人为我们安排了各种游览和参观项目，但最使大家为之兴奋的是在西柏林观看的两项内容、风格乃至观众情绪都迥然有异的歌剧。

头场是在国立歌剧院。

那一天由于晚饭拖了时间，我们来到堂皇的剧院大厅时，几乎是最后一分钟，气喘吁吁赶进场内，却差点找不到位置，开演前的剧场一片漆黑，容纳上千人的上下两层大厅，鸦雀无声。

据说这个剧院有着最严格的规定：迟到一分钟就不许进场，观剧时绝对不许出声；另外，观众必须衣履整洁，男士西装革履自不必说，女士则要穿晚礼服。

猛一听，似乎有点过于苛刻，细想想也无可指责：观赏高尚的艺术，理该拒绝粗俗的行为，遵守纪律。

有趣的是，为我们张罗这一切的德国朋友，虽然买了票却不知今晚演的是什么，四处寂寂又不许动问，于是，好戏只能等开场才明白。

谢天谢地！幕一拉开，熟悉的布景，熟悉的人物，熟悉的歌曲，我一下听出了是《波希米亚人》，男主角和饰演“咪咪”的女演员一开唱，便十分动情。

演员的表演十分成功，几乎每唱一段，台下都响起一阵热

烈的掌声，渐渐地，我发现这种鼓掌与其说是知音者的由衷欣赏，不如说是观众对演员必有的一种礼貌，于是，我不由得同时注意起观众来了。

黑压压的大厅那么肃静，整场演出，从头到尾静得连一丝咳嗽和呼吸的声音都没有，真让人怀疑院里是否还有观众，所有的观众又都坐得那么板直、那么僵硬，自始至终纹丝不动，一个个仿佛成了“铸”在那里的蜡人——你不能不佩服这种自觉的文明习惯和铁一样的剧院纪律。

休息时才是所有的绅士特别是盛妆的太太争奇斗妍的机会，大厅里熙熙攘攘，一派“古典”景象：西装革履的男士们极有风度地挽着女士的臂膀，鹅视鸭步地踱着，女士们则无一不是珠光宝气，浓妆艳抹，不管芳龄几许，一律做出风摆杨柳的姿态，扭扭捏捏地穿梭来去……不知为什么，他们的衣着和神态，总令我想起欧洲几位大作家笔下的宫廷集会或有钱寡妇沙龙中的贵族男女，虽然头上华灯璀璨，我却恍然疑是身处前一个世纪。

就在这时我才发现：来听这些传统名歌剧的，绝大多数是上了年纪的人。

第二天晚上的情景，就完全不同了。

这场歌唱晚会，在市郊公园的一个帐篷中举行，歌唱家是来自阿根廷的苏姗。

这样的地点，当然是“民间”组织的。我们断断没有料到的是这场演出会吸引如此多的观众。在公园的售票处前，人们排起了长队，发售的却是三天后的票，由于不对号入座，人们急不可耐地在门口挤成了团团，为的是一开门便可以呼啸而入，抢占到最好的位置。

不用说，今天的观众绝大多数是年轻人，而且自由自在，一副天真烂漫的样子。

入口处出售印着苏姗头像的唱片，一见她的容貌体态，我便惊异了：一个年过半百既不窈窕又不美丽的女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吸引力？

进了场后，才发觉舞台和场子也很简陋，观众席统统是硬条板凳，舞台几乎毫无装饰，只有一名鼓手，一名吉他手为歌唱家伴奏。唱一开场，激越的鼓点和悠扬的吉他便奏出了欢乐的旋律。

苏姗，阿根廷的歌唱家，终于从台子的左侧，姗姗上场了，观众席上，立刻掌声如雷。

我凝神看苏姗，只见她和唱片封套的照片完全一样：体态高大丰满，印第安人似的方正脸盘，肤色却很细白。她着一双黑色马靴，穿一身紫黑条纹相间的裙袍，披一条同色大披肩，一头乌亮的黑发，一如我们的乡间妇女一样随便抿着，普通极了，也平凡极了。

“苏姗！苏姗！”观众欢呼，掌声越发热烈。每个人都拼命呼喊，似乎要教她听见自己对她的呼唤。

苏姗微微笑了，啊，她的牙齿贝壳似的洁白！

苏姗用西班牙语报出了今晚要演唱的歌曲，于是人们又一阵欢呼，听说她的腿有微疾，因此在报完后，她立即在小桌前坐下唱起来了。

苏姗安宁地翻着乐谱，翻一首，唱一首，既无张狂的表情，更无做作的手势，可是，极懂心曲的观众，越来越以热烈的掌声表达他们的爱慕和痴狂。

唱了七八首歌后，苏姗离座，抽出一条白绸帕，一边挥动

一边唱，观众更受感染，鼓掌作拍子，台上台下交融一片。

下半场演出开始，观众的情绪更加热烈。

复出的苏姗脱了大袍和披肩，一直不停地走着唱，我们听不懂她唱的是什么，但真正的音乐无须翻译，我们只感受了真诚热烈的苏姗，用自己的心在呼唤着南美洲的大地。

“下面，我要为智利唱一支歌！”苏姗忽然用德语宣布，这一下，观众更加欢声雷动，尖利而快乐的口哨，象警笛响彻空间。

苏姗挥着绸帕，踏着小巧的马步，从舞台这头“踏”到那头，就象智利的农妇在快乐嬉戏，她脸上的表情是那样纯朴，大家无不为之动容，欢呼声又山呼海啸起来……疯狂的掌声使苏姗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谢幕。

最后，苏姗完全沉入了和观众的感情交融之中，她应观众的要求，一再唱着迷人的民歌，一再摇着迷人的手，一遍遍地热情呼唤：“……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尼加拉瓜！智利！巴西！阿根廷！”

观众们再也按捺不住激情，一个个泪流满面，一声声地呼喊：苏姗！苏姗！……群情沸腾如达顶点。

苏姗唱的是女中音，那浑厚有力、永不疲倦的声音的确有无上的魅力；苏姗还有最动人的微笑，这微笑既有女性的温存，更有母性的慈爱；苏姗还有一双漂亮的纤巧的手，连连挥动时，那双手真是充满了温柔和诗意。

我们听说苏姗现在四处流亡，是因为受了政府当局的迫害，但她的观众不仅遍布南美洲，而且已经扩大到欧洲，所以每到一地，便连演不衰，许多观众是从外国跑来的。啊，苏姗并不贫穷，到处都有知音，她是世上最富有的人，因为她拥有